

北大西洋公約北部地區防衛政策之探討

——北約防衛政策檢討之一

譚 潤 澄

北約組織的防衛體系，通常可分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防區。所謂北部（The Northern Region）防區，包含挪威、丹麥兩國、德國的史列斯威·豪斯頓（Schleswig-Holstein）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一帶，其地區指揮官例由英國將軍擔任。它面臨的敵人，除了由北方的可拉半島（Kola Peninsula）開始，經過列寧格勒、塔林、里加等地，南迄波蘭、東德所部署的強大紅軍外，還包括了活躍於白海、巴倫支海（Barents Sea）和波羅的海的赤色艦隊。自地理上的獨特表徵言，因為瑞典之實行典型的中立政策，不願參加任何同盟，而芬蘭又由於本身兵力上之弱小，不克充分自立，故挪威的狹長國土即構成了北約北部攻防體系中之最重要的守備地。另外，丹麥適處於波羅的海與北海的交會點，松德海峽（Sude Strait）、卡特加特海峽（Kattegat Strait）以及斯卡吉拉克海峽（Skagerrak Strait）等，均為蘇俄波羅的海艦隊進出北大西洋的必經地，因之，丹麥在北約組織戰略設計上的重要性，要遠過於其狹小領土之所佔的比例。在目前，挪威和丹麥兩國的大部份軍隊，都已劃歸於北歐地區指揮部的直接管轄下；是以研究北約組織的北部地區防衛政策，不僅要注意於挪威、丹麥兩國和西德之濱臨波羅的海的天然形勢，而且尚需進一步觀察其在北約整個戰略體系下所處的地位。

1 北約組織北部防衛的地略形勢與兵力對比

可拉半島是蘇俄在歐洲遠北方最重要的陸、海軍之分佈地，蘇俄距離挪威邊境最近的軍事基地，名為白青加（Pechenga），它與挪威的前哨基地克刻納斯（Kirkenes）相距不過二百公里。自白青加站起，有著名的北極公路沿著挪威邊境行駛，通至芬蘭，而終於波茲尼亞灣（Gulf of Bothnia）的開密城（Kemi）。再由波茲尼亞灣乘船向南航行，即可進入波羅的海。莫曼斯克（Murmansk）是可拉半島上最重要的海軍基地，該港位於克拉河的下游出口處。距離河口約有七十公里，最早係於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建

築者。莫城雖地處寒帶，但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故終年不凍，戰略價值甚高，自莫城向南，有鐵道可直達列寧格勒。蘇俄北方艦隊（The Northern Fleet）的司令部原先設於莫曼斯克，但目前已遷至史瓦羅莫斯科（Severomorsk）。由克拉半島以迄卡累利亞（Karelia）一帶，在地形上到處均有經過常久年代浸蝕後的冰川遺跡，其間河流湍急，狹長的湖泊遍佈各地。卡累利亞森林為芬蘭森林向東之延伸，克拉半島即位於該森林帶與苔原帶之間，佔地約十萬平方英哩。挪威海岸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在巨大的峽江（Fjord）之外，分佈著無數的大小島嶼，島嶼附近的海面也因受到暖流的影響，氣候比較溫和，就是在最北部的港灣，冬天也不會凍結。在北角（North Cape）附近，由於接近北極的關係，每年自五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太陽整日照射不落；但一旦進入冬季，黑夜就較漫長。在挪威南部，平均冬季黑夜約為十七小時，向北則逐漸遞增，至最北部即晝夜不分，在日間僅有稀薄的曙光而已。

蘇俄在波羅的海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共有六處^①。列寧格勒不僅是蘇俄國內有名的大城，而且也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克朗斯塔得（Kronstadt）位於科特林島（Kotlin Island）的東端，早在一七〇三年即由彼得大帝闢為海軍基地，在一八八〇年以前是聖彼得堡的商港，以後才逐漸變成軍港。塔林（Tallin）原先為愛沙尼亞國的首都，當一九四〇年為蘇俄所併吞後，在莫斯科的有計劃之整建下，今日已成為芬蘭灣南岸的大型海軍要塞。巴提斯克（Baltiisk）原名比勞（Pilau），位於坦澤灣（Bay of Danzig）的東岸，距離波蘭國境甚近，原先祇是一個次要的海軍基地，後來經過蘇俄大力擴充之結果，現已成為波羅的海艦隊司令部的所在地。加里寧格勒（Kalinigrad）原名哥尼斯堡（Konigsberg），位於普里哥里雅河（Pregolya River）的河口，原係一重要的不凍商港，現不但變成一個龐大的軍港，而且是波羅的海艦隊海軍航空隊司令部的所在地。最後一個重要的軍港是利巴雅（Lepaya），它位於拉脫維亞的東岸，距離立陶宛不遠，有五條鐵路可以分別與其他城市相聯繫，現成為波羅的海艦隊的大型潛艇基地。

北大西洋公約北部地區的指揮部設於挪威的科薩斯（Kolsass），所負的主要任務乃是如何能嚇阻蘇俄的軍事力量，使其不敢向北歐發動侵略。在波羅的海對抗蘇俄海軍的現有力量上，以西德海軍實力最強。西德的海軍分為兩部份，其中一部份駐於北海，另一部份才在波羅的海活動，兩者間可以經由基爾運河而相互換防。西德在波羅的海的海軍基地，主要有佛倫斯堡（Flensburg）、基爾（Kiel）、新港（Neustadt）以及盧倍克（Lübeck）等。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面對著松德海峽的航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不過在丹麥全國島嶼羅列的各條水路航道上，在冬季時大部份均陷於冰凍狀態。

據北大西洋公約防衛計劃政策處（NATO's Defense Planning and Policy Division）官員金哈曼（A. L. King-Harman）在一九七六年的估計，就海軍艦艇言，挪威的主要力量為十五艘潛艇和七艘巡邏艦，丹麥則有五艘巡邏艦和六艘潛艇，西德則有二十四艘潛艇、十一艘驅逐艦和十一艘巡邏艦，以上合計為四十五艘潛艇、十一艘驅逐艦和二十三艘巡邏艦。反觀蘇俄，其艦隊實力

註① John E. Moore, *The Soviet Nav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6), p. 38.

遠比挪威、丹麥、西德三國為大。以可拉半島為基地的蘇俄北方艦隊，包括巡洋艦十艘、驅逐艦二十五艘、護航艦五十七艘以及各型潛艇一百五十八艘（其中核子潛艇佔七十五艘，普通動力者為八十三艘）。蘇俄的波羅的海艦隊實力，包含有潛艇七十六艘（全部都是普通動力者，無一艘為核子潛艇）、驅逐艦二十四艘以及護航艦一百二十四艘。其他華沙公約國的海軍力量，不佔重要地位，如波蘭僅有三艘驅逐艦和四艘潛艇，東德僅有二艘護航艦和少量的登陸部隊。我們試將挪威、丹麥與西德三國的海軍力量，和蘇俄、波蘭、東德的海軍力量相比，就不難發現，如果在戰時沒有其他國家之海軍實力的增援，僅憑西德、丹麥、挪威三國現有的海軍力量，那是根本無從和蘇俄的海軍相對抗的。外來的海軍力量，主要是靠美國，據金哈曼的估計，美國在緊要的關頭，大約可以提供四艘航空母艦、六十艘（包括巡洋艦和驅逐艦在內的各種水面艦艇，外加由二十艘核子潛艇所組成的獵殺潛艇（Hunter/Killer Submarine）部隊。由於這批生力軍的支持，才使得北約組織在防衛北歐領土上，能够大致和蘇俄的軍力，維持著相當的均衡。^② 另外，英國、加拿大以及荷蘭等國，也可以在戰時對挪威、丹麥、西德三國提供海軍的實際增援。

在陸軍部隊方面，挪威駐於其國土北境的兵力，特稱為「北方旅隊」（Brigade Group North），下轄三個營。蘇俄在可拉半島上的駐軍，包括二個機械化師和一個海軍步兵旅^③。從現有之實際駐軍上看，挪威在陸上兵力也是處於劣勢的。不過，挪威的後備軍隊動員速度相當快，據一般估計，大約在戰時可以立刻動員十三萬人，編成十一個旅，每旅包括五千名作戰人員，十一旅共計為五萬五千人，恰佔動員總數的一半，其他的半則是後勤支援部隊和分散到國境內其他地方上的小防禦單位^④。除了在戰時動員的正規部隊以外，挪威在緊急時期尚可召集八萬名所謂的「國內守備隊」（Home Guard）。總括言之，挪威在戰時所能徵召的兵力最多是在二十二萬人左右。現在再論及丹麥和西德。丹麥在平時部署了五個機械化的步兵旅，每旅包括坦克營、機械化營、砲兵營各一，以及另外的一個獨立偵察大隊。西德在波羅的海沿岸部署了一個機械化師，這是北大西洋公約北部防衛區內的最強大的陸上作戰力量。但蘇俄在列寧格勒一帶，却有八個可以用飛機運送到遙遠地區的機動師，在愛沙尼亞以南的沿海又有六個機械化的裝甲師。因之，在波羅的海的沿岸防禦上，若以現有的作戰兵力為比較標準，則丹麥與西德兩國合計，也只能以大約三個師的力量，而抵抗蘇俄隨時可以動用的十四個作戰師。雙方在人數與火力上的懸殊，要遠比北方的挪威，還更處於劣勢。不過，由波羅的海的沿海防禦地帶向南繼續延伸，就到達了北約組織的中部防衛區，其陸上兵力即逐漸增強，故丹麥與西德兩國在波羅的海之防禦力量雖然薄弱，但於緊要關頭時，可以獲得北約中部防禦區的支援，而且其支援的速度可能要比向遠北方的挪威增援為容易。

註^② A. L. King-Harman,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North," NATO Review, August 1976, p. 8.

註^③ 關於蘇俄海軍步兵之一般狀況，請參看 John F. Meehan III, "Soviet Marine Corps," Military Review, Vol. LI, No. 10, October 1972, pp. 84-94.

註^④ A. L. King-Harman,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North," NATO Review, August 1976, p.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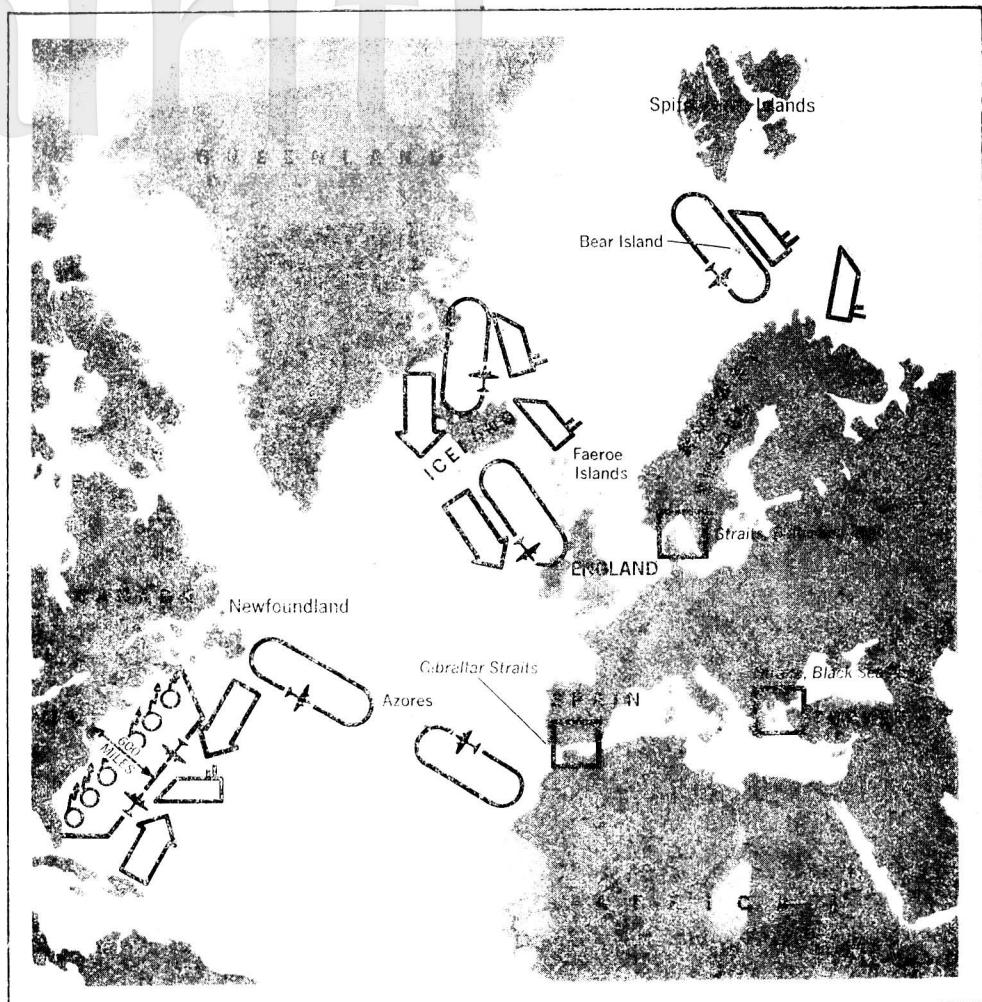
一、北約組織對蘇俄「海上阻絕」戰略思想的對策

由前述中之對北約組織北部防衛區與蘇俄相對比的地略形勢及兵力部署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就防禦挪威的可行方策上看，其重點乃在於如何能擊潰蘇俄部隊對挪威的陸上攻擊以及海上的兩棲登陸戰。從蘇俄的立場上說，若想能成功地快速佔領挪威，首要條件就是不讓西方同盟國在得悉蘇軍開始攻擊後，能對蘇軍實行反擊。這就牽涉到美蘇雙方對於北大西洋以及北極一帶的制海權的掌握問題。假如蘇俄不可能在某些海域中掌握了「局部性的優勢」，那蘇俄對挪威所發動的兩棲作戰就不可能成功。迄至目前為止，在蘇俄的海權觀念中，和西方最大之不同處，即在於蘇俄尚未採取典型的「制海」（Command of the Seas）權思想，即完全想控制海洋之權。蘇俄海軍在現階段祇是強調「海上阻絕」（Denial of the Seas）的戰略觀念。所謂「海上阻絕」，即意指在距離蘇俄本土的相當哩程的海洋範圍內，蘇俄雖無法將敵對的勢力完全排出，但却必須運用各種手段（包括軍事的手段在內），設法阻止敵對的勢力不能夠自由地運用該水域。^⑤顯然地這是因為蘇俄在地略上所處的態勢，不如美國有利。美國可以利用在歐亞大陸邊緣的許多戰略性島嶼對蘇俄加以嚇阻，但蘇俄就沒有這種方便。將此種「海上阻絕」的戰略思想，運用到對付北大西洋公約的北翼上，那就是意味著蘇俄海軍希望能够在其所謂之「作戰海域」（Operational Areas）之內，求得與西方海軍平分秋色的地步。蘇俄海軍的「作戰海域」之大小，是隨著其艦隊實力的增加以及潛艇戰略武器射程的延伸而逐漸向外擴張的。在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蘇俄北方艦隊所要求的「作戰海域」，大約祇是在白海和巴倫支海一帶。可是在三十餘年後的今天，由於科技上的種種進步，迫使北方艦隊的「作戰海域」必須擴展到北大西洋。我們由蘇俄海軍決策者決定將最新型的反潛航空母艦基輔（Kiev）號由地中海調至北方艦隊服役一事，即可明顯地看出「海上阻絕」思想在現階段蘇俄海軍中之重要性。蘇俄不但畏懼美國潛艇之活動於距離蘇俄領土鄰近的海洋內，而且它對於美國航空母艦所從事的反潛任務，更是時加警惕。對於後者，美國海事專家馮克豪森（John T. Funkhouser）說得好：

「幾乎所有蘇俄遠程潛艇目前均以北方艦隊和太平洋艦隊為基礎，除了駐防於堪察加半島上的潛艇外，其餘潛艇的活動都必須經過格陵蘭島、冰島、英倫三島間的海域，或是日本海與千島羣島等受限制的通路。由於這些潛艇大部份都屬於北方艦隊，故格陵蘭、冰島與英國間的海口，遂成為蘇俄海軍發展反擊戰略的重要焦點。蘇俄海軍在此一海域所從事的各種演習，被美國海軍研判為是在摧毀美國的航空母艦以核子武力攻擊蘇俄與支援兩棲部隊登陸的能力。目前蘇俄海軍在同一地區所從事的演習，或是要對抗美國負有反潛任務的航空母艦，同時還要確保蘇俄潛艇出入公海的通路。因此，剷除此一海口與其他所受到限制之海域的障礙，業已成為蘇俄海軍戰略家之一項重要的考慮。」^⑥

註⑤ Michael McCaig, "The Background to Soviet Naval Development," *The World Today*, Vol. 27, No. 3, March 1971, pp. 93-103; George E. Hudson,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Soviet Politics, 1953-1975," *World Politics*, Vol. XXIX, No. 1, October, pp. 104-113.

註⑥ John T. Funkhouser, "Soviet Carrier Strategy,"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99, No. 12, December 1973, p. 34.



大西洋美國海軍反潛力量分佈圖

資料來源：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December 1973, p.35.

這種「剷除受到限制之海域的障礙」，即是蘇俄所謂的「海上阻絕」戰略思想的實施。從蘇俄戰略家蘇茲達列夫(N. I. Sudzalev)在一九六八年所出版的一本書中，可知蘇俄認為美國在壓制紅海軍活動而實施的「反潛作戰防衛區」(ASW defense zones)，單就北大西洋一帶而論，總共包含有三個：第一處，也就是距離蘇俄北方艦隊最近的一個，是在挪威與斯卑茲比耳根羣島(Spitsbergen Islands)中間的以熊島(Bear Island)為中心的附近海域。第二處是位在格陵蘭與冰島間的丹麥海峽(Denmark Strait)，第三處是位在由英國的蘇格蘭島北方之海域算起，中經費羅羣島(Faeroe Islands，現歸丹麥管轄)，然後與冰島相聯接之一大片海域。這三處「反潛作戰防衛區」所圍繞著的廣闊洋面，即為通稱之挪威海(Norwegian Sea)和格陵蘭海(Greenland Sea)，兩海的分界線係在莫恩斯海脊(Mohns Ridge)附近。所以稱之為「海脊者」，乃因為在該區域的海底地貌上，生有一系列的狹長海底高台，有如地上之屋脊然，故以「海脊」兩字名之。依照蘇

俄的看法，每一處的反潛戰力都包括有反潛航空母艦或直昇飛機航空母艦，外加核子動力或遠洋潛艇，以及依靠陸上基地起飛的偵察、作戰飛機。在這種嚴密的監視下，蘇俄海軍所感受到的壓力是相當大的。總括說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同盟國，在目前是以「反潛作戰」為重點，先來打擊蘇俄潛艇在挪威海上的活動^⑦。在克制蘇俄潛艇活動的同時，美國也準備於必要時襲擊蘇俄的潛艇根據地。從熊島開始出擊，對於打擊莫曼斯克、白青加等地而言，是相當捷便的。在波羅的海方面，蘇俄若想獲致任何穩固的戰略態勢，都必須佔領丹麥。惟有佔領丹麥之後，蘇俄海軍才能够自由地進出北海^⑧。依據美國軍事學者鮑德溫（Hanson W. Baldwin）的看法，如果蘇俄決定對北歐發動軍事攻擊，它將不會採取單純的陸上進攻方式，而是進行閃電式的快速聯合作戰，其戰中包括地面侵略、空降突擊、空中戰鬥以及短距離蛙跳型的兩棲作戰等等^⑨。筆者對於鮑氏的這種作戰估計，深表同意。

三 空軍及空降部隊在北歐戰場上的可能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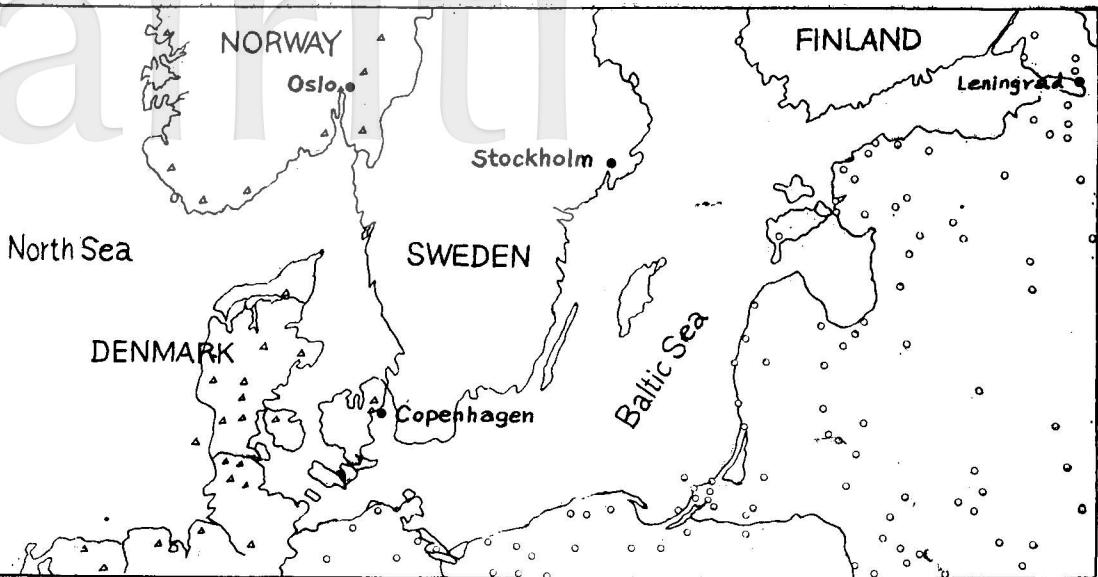
空軍及空降部隊在現代的聯合作戰中，是不可或缺的。蘇俄近年來在這兩方面的進步亦很顯著。就飛機總額而言，蘇俄在可拉半島上約有六百六十架各型的軍用飛機，其中三百四十架是屬於空軍的，另外三百二十架是屬於北方艦隊轄下的海軍航空隊。由於所負任務的不同，海軍航空隊的飛機是以轟炸機和海上巡邏機為主^⑩。在列寧格勒一帶，蘇俄平常駐有五百架飛機。另外，東德與波蘭的空軍也可以在戰時提供給華沙公約指揮部來使用。因為蘇俄目前所有的海軍步兵（即海軍陸戰隊）尚不多，所以東德與波蘭的兩棲部隊在戰時提供給蘇俄使用的可能性為最大，海軍陸戰隊在和空軍相互配合的情況下，即能對西德和丹麥產生重大的壓力。波蘭現有一個完整的兩棲登陸師，東德的規模比較小，祇有一個兩棲登陸團。就華沙公約和北大西洋公約雙方在波羅的海一帶的飛機場分佈言，丹麥在哥本哈根首都附近有兩個機場，另外在菲英島（Fynn Island）上有一個，在傑特蘭島（Jutland Island）上有八個。西德在史列斯威豪斯頓省有四個空軍基地，如果我們也將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附近的五個空軍基地包括在內（其他三個暫時不計，因其面向北海），那麼北大西洋公約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機場就有整整二十個之多。但是蘇俄、波蘭以及東德三國的總數却超過於此，詳如附圖所示^⑪。

註⑦ 關於一般反潛戰的原理與技術，參見 SIPRI, *Tactical and Strategic Antisubmarine Warfare* (Stockholm, Swede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註⑧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pp. 208-209.

註⑨ 梁明遠譯（Hanson W. Baldwin原著），明田戰略（即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二年再版），第1117頁。

註⑪ Norman Polmar, "Soviet Naval Aviation," *Air Force Magazine*, Vol. 59, No. 3, March 1973, pp. 69-75.



波羅的海地區空軍基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 Air Force Magazine, March 1976, p.66.

由附圖中可以概見除東德在波羅的海沿岸擁有六處機場以及波蘭擁
有十四處機場外，蘇俄本身的機場大致是集中於下列三區：第一區是在
距離波蘭國境附近的原屬德國領土的東普魯士一帶，如在波羅的海艦隊
司令部之所在地巴提斯克（Baltisk）附近，就有機場達十處之多。第二
個比較密集之區即在列寧格勒附近，共有各型機場九處。第三比較密集
的地區，是在芬蘭灣南岸的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附近，若包括在薩雷馬島
(Sarema Island) 上的一個基地在內，則共有機場達十二處之多。是以綜合而言，蘇俄在波羅的海附近沿岸的飛機場，至少當在五十個左右
^①。由此可見蘇俄在波羅的海之空軍作戰力量的確是相當龐大，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若想克服蘇俄空軍之強大攻擊力，在戰時勢必要由美、英等
國增援始可。在作戰性能上，和空軍有些相類似的，即是蘇俄陸軍中的
空降部隊。由於挪威一帶的天然地形非常適於空降部隊的降落，所以空
降部隊在北歐戰場上的重要性是特別值得加以重視。誠如鮑德溫所說：
「由於北極的平坦苔原地帶乏險可守，因之，甚難對抗以莫曼斯
克與卡拉半島地區為基地的蘇俄軍隊對挪威極北地帶的地面侵略
。同時，因為挪威的兵微將寡，縱令有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
央防線之空降部隊的支援，則最大限度也祇能提供遲滯作戰（即
延長敵人的佔領時間）的軍事行動。……」^②

在這種情況，光是依賴於北約中央防區的空降部隊之支援是不夠的
，所以必須要能由美國調遣航空母艦之類的大型軍艦，掩護盟軍部隊，
對蘇俄實施反登陸，如此，才能有把握將敵人擊退。蘇俄當然會猜到盟
軍在戰時的此種「反制」措施，因而在近年來，一再強調海軍步兵與空

註① 這是根據美國空軍雜誌所作的調查，見 Air Force Magazine, Vol. 59, No. 3, March 1976, pp. 66-67.

註② 參明遠譯，前揭書，第136頁。

降部隊的協同作戰。一九七一年六月間，蘇俄在代號爲「容格」(Yug)的一次龐大演習中，即會將最優秀的空降部隊投落地，和從海上登陸而來的海軍步兵共同協力作戰。關於蘇俄空降部隊的投擲速度到底有多迅速呢？此一問題，由於涉及到高級的軍事祕密，故不易作確實回答。但據公開的資料顯示，蘇俄早在一九六七年間，就有能力在二十二分鐘內，將八千名空降部隊和一百六十輛作戰車輛順利地投下^⑬。這種速度也是相當驚人！

蘇俄目前共有七個完整的空降師，每師有七千五百人，合計爲五萬一千五百人。空降師所負的任務可細別爲三：一是戰略性的任務，如以北歐地區爲例，爲防止大西洋公約國之利用丹麥海峽附近的燕梅因島（Jan Mayan Island）而來實施反潛作戰，蘇俄可以利用空降師，加以佔領。其次是戰術性的任務，如蘇俄爲了便於對挪威實施攻擊，可以運用空降部隊，佔領重要交通交會點，以及擾亂敵人戰線的後方，而加速敵人陣地的瓦解。第三項是特種任務，如爲了要切實瞭解敵人佈防的兵力以及獲得某種情報，可利用空降部隊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情形下，達成不尋常的機密任務。在蘇俄對北歐所作的戰略考量中，最能利用空降部隊加以奇襲佔領者，就是對於熊島以及史卑茲比耳根羣島的攻取。目前史卑茲比耳根羣島的地位乃受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在巴黎由列強各國所簽定的條約之影響^⑭。其中規定領土的主權雖屬於挪威，但需受到各種的限制，與戰略最有關係的是：（一）挪威不得於史卑茲比耳根島上設立海軍基地；（二）島上的無線電台，歸簽約國所公用。（三）在戰爭時期，不得對該島用兵。（四）、如有主權爭執，由簽約國所組成的委員會解決，該會以丹麥人出任委員長。現在的問題乃是：蘇俄在戰略上基於必要，能够遵守一九二〇年的國際條約而不對史卑茲比耳根島用兵嗎？從蘇俄眼光看來，如能佔領史卑茲比耳根島，便能將本文前述之美國三個北歐的「反潛作戰防衛區」中之一個加以破壞，筆者不認爲蘇俄爲了祇是遵守國際條約，而會將它的軍事戰略利益置之不顧。

四 結論

自從去年九月，蘇俄最新式的反潛航空母艦基輔號加入北方艦隊服役以來，蘇俄海軍在白海和巴倫支海的對潛艇之反擊能力，已有相當的增強。在可拉半島上總共約六百六十架的飛機總數中，屬於蘇俄海軍的有三百二十架，幾乎佔有半數，這一比重是在蘇俄其他的重要戰略區域中所看不到的。據英國海軍專家的研究，認爲蘇俄現已定下了一個發展航空母艦的長程計劃，預備在最後至少要完成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艦。一旦蘇俄真正有了典型的攻擊航空母艦（Attack Aircraft Carrier），如美國的「中途島級」或「

註^⑬ Graham H. Turbiville, "Soviet Airborne Forces: Increasingly Powerful Factor in the Equation," *Army*, Vol. 26, No. 4, April 1976, p. 20.

註^⑭ Clemens Amelunxen, "Norwegian-Russian Co-Existence in Spitzbergen," *Plural Societies*, Vol. 6, No. 3, Autumn 1975, pp. 3-8.

佛萊斯特級」（Forrestal-class），那麼就會嚴重地威脅到美國運用航空母艦以對抗蘇俄潛艇的能力。這可能是北大西洋公約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所要遭遇的情勢，雖然時間距今日尚遠，但因為新式武器系統的轉換決非二、三年之內所能完成，所以北約組織在今日就應當考慮到一九八〇年代所可能發生的問題。

在北極圈一帶的海域作戰，最嚴重的問題乃是天候的變化以及盟國在挪威北部的後勤設施甚為有限。除非西方盟國能維持有效的海上補給線，否則，欲想達到理想的軍事作戰，實非易事。尤其是在遭受蘇俄大量的陸上部隊，加上空降兵力以及海軍步兵的奇襲，北大西洋公約祇有利用以航空母艦為中心的任務艦隊，才能加以阻擋。在目前北約組織顯然不會再大量加強北歐傳統防衛力量的情況下，北大西洋公約是否應於必要時，在北歐戰場運用核子武器？這確是一個值得辯論的問題。反對的人士認為，北歐戰場無論從整個的戰略價值看，或是從工業的總生產力看，都不如中歐戰場重要，因之，如果蘇俄祇是進攻北歐而並不同時進攻中歐或南歐，那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祇能使用傳統性的武器來抵抗，即使不幸抵抗失敗，那也不應當使用核子武器。目前有一點是可以證實的，即美國確在中歐的德國（指在西德境內的北約中央防線內）以及南歐的義大利國土上存有核子武器，但無論在挪威或丹麥，都無任何核子武器貯存。大多數的戰略家均同意，雖然在北歐運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並不是絕對沒有，但若比較中歐戰場和南歐戰場，則其或然率還是最低的。